

安 琪 罗

(剧本)

(法)维克多·雨果 著

刘 小 蕙 译

本书根据 “Marie Tudor, La Esmeralda, Angelo” Collection
Nelson, Nelson, Editeurs Paris 译出, 原书无出版年月

安 琪 罗

(法) 维克多·雨果著

刘小蕙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东体育会路 166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3 印张 67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10218·006 定价 0.30元

内 容 提 要

剧情发生在公元一五四九年，意大利帕多瓦地方。结局虽然以有情人团圆，奔向自由生活而结束，但善良的女戏子蒂丝蓓却为了成全别人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意大利在外国的统治下。当时并存着七八个小国，其中威尼斯共和国是在神秘隐匿的专制政府——十人议事会的统治下。

安琪罗是威尼斯帕多瓦地方的长官，他的妻子卡特琳娜和女戏子蒂丝蓓(安琪罗的情妇)共同爱着罗道尔夫。

蒂丝蓓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受尽侮辱的女性，内心善良高尚，她一直在寻找从死刑下拯救过她母亲的那位女子(就是卡特琳娜)，以图报答。

卡特琳娜反对她自己和安琪罗的包办婚姻，追求她和罗道尔夫的爱情，渴望奔向自由生活。安琪罗知道此事后，决心处死卡特琳娜。蒂丝蓓最初帮助安琪罗，以后发现卡特琳娜就是她母亲的救命恩人，就救出她，备好快马让她和罗道尔夫两人逃出帕多瓦，她自己却死去。

安 琪 罗

第 一 天

钥 匙

一座正在举行晚宴的花园，灯火辉煌。舞台右边是明亮耀目、传出阵阵乐声的宫殿。宫殿的门通向花园，底层有穹形的走廊，可以看到熙来攘往赴宴的客人。靠门有一条石凳，左边另有一条凳子，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有一个人睡在上面。在舞台深处，树梢上方可以看到十六世纪时帕多瓦城的轮廓映现在淡淡的天空中的黑影。这一幕终结时天色已渐亮。

第 一 场

蒂丝蓓穿着节日的盛装，安琪罗·马利比埃利穿着公爵服，颈部悬挂着金带。

霍莫台依睡着，穿着前胸开口的棕色呢长袍，红色短裤，身边有一把六弦琴。

蒂丝蓓 是的，大人。您是我们这儿的主人，是伟大的长官。您掌握着人们的生死大权，有无限的威力和随意处理一切的自由。您是威尼斯派来的大员，看到了您就好象是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面目和威严。大人，当您从街上走过时，行人纷纷逃避，门窗都掩闭上了，而里面的人都吓得

发抖。唉！这些可怜的帕多瓦人在您跟前，远没有君士坦丁堡人在土耳其皇帝面前那样自信和镇静。是的，确实如此啊！我到过布雷西亚，那里的情况就两样了。威尼斯就不敢象对待帕多瓦那样去对待布雷西亚，布雷西亚是能够保卫自己的。当威尼斯举手要打时，布雷西亚就会反抗，而帕多瓦只会低三下四地去奉承。真是可耻！可是，虽然您是这里所有的人的主宰，也许还是我的主人，可是大人，让我对您说真话吧。我不是谈国家大事，请您放心，而是谈谈关于您个人的事。是的，我老实告诉您，您是个怪人，我简直不能理解您，您爱上了我，可是您又在吃你妻子的醋！

安琪罗
蒂丝蓓

太太，我也在吃你的醋啊。

啊，天哪！这用不着您对我说。然而您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并不是属于您的。在这儿，我被看作是您的情妇，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人的情妇，然而您很清楚，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安琪罗
蒂丝蓓

太太，今天的宴会豪华极了。

唉！我不过是一个苦命的女戏子，今天我请议员们吃饭，想使我们的主人开开心，但是今天却不大成功，您的脸色比黑色面具还要阴沉。尽管我不惜工本，张灯结采，可是没有结果，您的脸上却依然一片乌云。我为您丝竹齐鸣，可是您并没有眼笑眉开。好吧，大人，笑一笑嘛。

安琪罗

好，好，我笑。你不是告诉过我和你一同来帕

多瓦的那位青年是你的兄弟吗？

蒂丝蓓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

安琪罗

刚才你和他讲过话，可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一位又是谁呢？

蒂丝蓓

他的朋友，一个名叫阿那弗斯笃·嘎雷奥伐的威尼斯人。

安琪罗

你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蒂丝蓓

罗道尔夫，大人，罗道尔夫。我已经对您讲过不知多少遍了。您难道不能对我讲点更风趣的话吗？

安琪罗

对不起，蒂丝蓓，我再也不问你了。你可知道，昨晚你演罗斯梦达演得妙极了，这座城市能够拥有你，真是幸福。蒂丝蓓，意大利全国都在崇拜你。你还是去羡慕羡慕这些你非常可怜他们的帕多瓦人吧。啊！我真讨厌这一群捧你的人。当我看到这许多人注意你的美色时，我就嫉妒得要死。啊！蒂丝蓓，今天晚上在两扇门之间和你讲话的那个带面具的人是谁？

蒂丝蓓

（模仿安琪罗的口气，挖苦地）“对不起，蒂丝蓓，我再也不来问你了。”好吧，大人，这个人是维基里奥·塔斯卡。

安琪罗

我的侍从官吗？

蒂丝蓓

您的密探。

安琪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蒂丝蓓

假如我不高兴告诉您，您就会上当。

安琪罗

蒂丝蓓！

蒂丝蓓

不，您看，我是个好人，事情就是这样。您知

道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女戏子，是一件你们今天心爱它，明天就会毁掉它的东西。我一天到晚在演戏，虽然我是这样的低微，但是我有过自己的母亲。您明白什么叫做有过母亲吗？您也有过母亲吗？您！您知道什么叫做孩子，一个穷孩子是什么滋味吗？他很可怜，光着身子，被人看不起，挨饿，孤零零地在世上活着；而当他感觉到在你的身边，靠近你，在你的周围，在你的上面，有一个女人——不，你还不知道她是一个女人——这是个天使，你走她也走，你停，她也停，你哭起来她却对你微笑，在那儿看着你，她教你讲话，教你笑，教你去热爱人！她捏着你的手指，用掌心捂热它们；她抱住你把你的身子夹在两腿中间，用她的心暖和你的灵魂。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喂奶给你吃，长大了以后她给你面包吃，她永远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你叫她母亲！她则叫你孩子！她讲这两个词的时候口气是如此的温柔，这简直能感动上帝！说起来，我也有过这样一个母亲。她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在布雷西亚的广场上唱马拉克地方的歌儿。我跟着她，人家扔给我们几个小钱，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生涯。我的母亲总是站在嘎答·梅拉达的雕像脚下。有一天，据说在她所唱的歌里——她根本不知道歌词的意义——竟带上了触犯威尼斯贵人们的韵脚，使得站在周围的某个使节的随从人员笑了起来。正好一位议员

经过，他看到了又听见了，马上对身后的卫队长说：把这女人送去绞死！在威尼斯当时的环境中，这是马上就做到的。我母亲立刻被抓起来，她一言不发，说话又有什么用呢？！她拥抱着我，大颗的泪珠落在我的额上，她拿起她的十字架，就被人们套上绞索。那个十字架，至今还在我眼前出现，它是用铜制成的，很光滑，在它的下端，我的名字“蒂丝蓓”被匕首粗糙地刻在上面。我那时只有十六岁。我看着人们把我的母亲捆了起来，自己却讲不出话又喊不出来，哭不出来，我呆呆地站着，浑身冰凉，就象中了魔一样。人群也静止无声，那个议员手挽着一位少女，看样子是他的女儿，大人。这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扑倒在议员的脚下，大声哭着，泪如泉涌，美丽的两眼如此动人，以致议员最后终于赦免了我母亲。大人，我的母亲被释放后就拿起十字架，把它送给了这个美丽的少女并对她说：“小姐，请把这个十字架保存好，它会给你带来幸福。”从那时以后，我的母亲这个圣洁的女人死了，而我呢最后发了财！我想再问问这个女孩子，这个救了我母亲的天使，可是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她现在已经是个体人了，因而也许命苦得很，有一天她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我不论到哪一个城市，总把差役、密探、巡警这些人都找来，把故事讲给他们听，只要他们哪一个能找到我在找的这个女人，我就给他一万块金币。这就是为什么刚才

我在两扇门之间和您的密探维基里奥·塔斯卡谈过话。现在您满意了吧？

安琪罗 一万块金币，好！可是，你找到了这个女人后，你会给她什么呢？

蒂丝蓓 如果她要的话，我可以把生命献给她。

安琪罗 可是你怎么认出她来呢？

蒂丝蓓 就凭我母亲的那个十字架。

安琪罗 算了吧！她准丢了。

蒂丝蓓 喔！不，在这样的场合下得到的东西是不会丢失的。

安琪罗 (忽然发现了霍莫台依) 太太！太太！这儿有一个人！你知道这儿有人吗？这是谁呢？

蒂丝蓓 (放声大笑) 噢！天哪！是的，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并且是睡着了，睡得很香！您不要为这个人惊慌失措，这是可怜的霍莫台依。

安琪罗 霍莫台依！？他是谁？这个霍莫台依。

蒂丝蓓 大人，霍莫台依是个男人，就象这儿的蒂丝蓓是个女人一样。霍莫台依是我的好友，圣马可教堂教务会会长(译注)的六弦琴手，他最近写信把这个琴手介绍给我。我以后会把信给您看。这个讨厌的吃醋鬼！随信还附来了一件礼物。

安琪罗 什么？

蒂丝蓓 噢！一件真正的威尼斯式的礼物。是一只盒子，里面装着两只瓶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在白色的瓶子里装着一种强烈的

译注：教会中的一种职务，由他主持祭坛仪式。

麻醉药，可以使人象死了那样沉睡十二小时；黑色的瓶子里装有剧毒的毒药，您知道吗？就是马拉斯宾那给教皇吞服的那种毒药。会长先生写信告诉我，这种药我以后可能会用到它。您看，这不过是一种出于礼貌的行动。此外，可敬的会长先生通知我，送信和礼物来的人是傻子，您早就应当看见他了。他在这儿已十五天，在食堂里吃饭，到处随意睡觉，唱着，弹着琴，等待到维琴察去。他是从威尼斯来的。唉！当初我的母亲也在那里流浪过。他要耽多久我就留他多久。今晚，有一段时间中，他很讨宾客们的欢心，可是他不喜欢我们的宴会，所以就去睡了，事情就是这样。

安琪罗
蒂丝蓓

对这个人你能向我担保吗？

去吧，您开玩笑吧！怎么为这么一件小事吓得这个样子。一个弹六弦琴的人，一个傻子，一个睡着了的人！啊！长官大人，您到底是怎么啦？您一辈子都在查问这个查问那个，对什么都生气，到底是嫉妒呢，还是害怕？

安琪罗
蒂丝蓓

既是嫉妒，又是害怕。

如果是嫉妒，我倒还能够理解。因为您认为必须监视两个女人。但是如果是由于害怕！那么您是主人，反过来应该人人见了您都怕！

安琪罗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发抖。（靠近蒂丝蓓，低声地说）听着，蒂丝蓓，是的，你说对了。我是这儿的一切，是主宰，是独裁者，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统治者，我是威尼斯派到帕多瓦来的长官，

是羊群中的一只老虎，是的，我是全权代表。但是尽管我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蒂丝蓓，你看，在我的上面有一个巨大、可怕、漆黑一团的东西，这就是威尼斯。我的蒂丝蓓，你可知道什么是威尼斯吗？我来告诉你，威尼斯就是国家任意逮捕审判，就是十人议事会（译注）对百姓镇压。哦！十人议事会！我们还是轻声点说这个名字吧，蒂丝蓓，因为不知道这儿什么地方就有人在窃听我们。这些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可是他们却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这些人从不在交际场合露面，而在刑场上却从来不缺席。这些人手中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你的，我的，以至总督的头。他们既不穿华丽的长袍，不佩带教士的襟带，也没有冠冕。从人们眼里看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表明他们的身份，使你能说出这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最多在他们的长袍下藏着一个神秘的标记。到处都有出没无常的差役、密探和刽子手。这些人除了有一张象圣马可大教堂廊下雕象冷酷、阴沉而又张大了嘴的铜脸外，威尼斯人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面孔。人们以为这些不祥的面孔是不讲话的哑巴，然而它们却能讲话而且很响亮，口气可怕。它们对过路的人说：“快去告发吧！”一个人一旦被告发了，他就被逮捕，关进去以后，一切也就都完了。在威尼斯，这一切行动

译注：在意大利，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存在一个威尼斯共和国，它的最高统治机构就叫十人议事会，这是一个神秘而进行隐匿统治的政府。

都是秘密地、神出鬼没地而且是稳稳当当地进行的，判决后执行，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人也不讲起，也不会有人发出一声叫喊，或者实实在在地看一眼，因为受刑的人嘴被塞住了发不出声，刽子手都戴着面具。刚才我对你讲到什么绞架，这是我弄错了，在威尼斯是根本没有绞架的。人们突然失踪，某个家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了？那只有子弹，枯井和奥尔芳诺河的河水才知道他的下落。有时候夜里听见有什么东西落入水中，人们赶快跑开；另一方面，到处有舞会，宴会，火把，音乐，小船，戏剧，还有那长达五个月的狂欢节，这也是威尼斯的面貌。蒂丝蓓，你是一位美丽的女戏子，你只认识威尼斯这一面的生活；我，作为一个议员，我却认识它的另一面。你要知道，在任何一座衙门里，在总督的官邸里，在我的公馆里，瞒着住在里面的人，都建有一条秘密通道，它一直通向所有的大厅、卧房和所有的密室。这条阴暗的通道除了你之外，人人都知道它的进出口，都感到它弯弯曲曲地通向四周，可是又不知道到底会通到哪儿。这是一条许多陌生人不断来来往往进行某些活动的坑道；而为了个人恩怨，要报仇雪恨的人就混在里面暗中筹划行动。夜间，我常常突然地坐起来倾听，从墙里传出脚步声。蒂丝蓓，我就是在这样的威胁和压力下度日。在帕多瓦，我位在众人之上，但这些人却在我之上。我奉命控

制帕多瓦，要心狠手辣，要专制就必须当暴君。因为我是不会拒绝你的请求的，所以你不要向我为任何人求情，否则你会把我毁掉。我可以无限制地惩办人，但却不能宽大为怀。是的，我就是这样：帕多瓦的暴君，威尼斯的奴隶。我是被人严密监视着的噢！说起十人议事会，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它的厉害。如果你把一个铜匠关在地窖里，叫他做把锁，锁还没有完成，十人议事会的口袋里就已经有了它的钥匙。夫人啊！夫人！服侍我的仆人在监视着我，对我打招呼的朋友在监视着我，我的忏悔师——神甫在监视着我，蒂丝蓓，是的，连向我谈情说爱的女人也监视着我！

蒂丝蓓
安琪罗

哦，是这样，大人！

你从来没有跟我谈情说爱过，蒂丝蓓。我刚才指的不是你，我再告诉你一遍，所有监视着我的人都是十人议事会的眼线，所有窃听着我的人都是议事会的耳目，所有扶持着我的人都是十人议事会的爪牙。这些可怕的手呀！它们先是长期试探摸索，接着突然下手。哦！我是个挺神气的长官！可是，说不定明天在我的卧室里，闯进来一个下贱的密探叫我跟着他走，而我也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到一个他可以走出来而我却留下的神秘地方去。夫人，做一个威尼斯人，就象走在独木桥上。太太，倒悬在帕多瓦这座刀山火海之上，我所处的地位是阴暗而危险的。脸上永远带着一副假面具，在充满各

种各样危机的环境中，干着暴君那样的勾当，随时需要提防，到处是恐怖，我时刻担心会突然发生爆炸，死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象毒药把制造它的炼金术士毒死一样！太太，对我发发慈悲吧！不要问我为什么发抖！

蒂丝蓓
安琪罗

啊！天啊！您的地位确实很可怕。

是的，我是一个民族折磨另一个民族的工具。蒂丝蓓，这种工具坏得快，破得也快。啊！我真不幸。世界上对我说来只有一件甜蜜的东西，这就是你。但是我觉得你并不爱我。至少你不会爱上另一个人吧？

蒂丝蓓
安琪罗
蒂丝蓓
安琪罗

不！不！您镇静一点！

你这个“不”字说得不好。

说真的！我是尽量想把它说好。

啊！我明白你不属于我，可是你不要倒在别人的怀里。蒂丝蓓！永远别让我知道有人会……

蒂丝蓓
安琪罗
蒂丝蓓
安琪罗

您这样瞪着我看干什么！您认为我喜欢您吗？

喔！蒂丝蓓，到什么时候你才会爱我呢？

要到这儿人人都爱上了您的时候。

唉！你这话跟拒绝没有什么两样。你留在帕多瓦吧，我希望你不要离开帕多瓦，听见了吗？假如你走了的话，我的命也就没有了。天啊！有人来了！可能人家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已经好久了，这会引来威尼斯的猜疑，我走了（又停下来，指着霍莫台依）你能担保这个人不会偷听我们？

蒂丝蓓

他嘛，就象个孩子一样在那儿睡觉。

安琪罗

你的弟弟来了，我让你们俩吧！（下场）

第 二 场

蒂丝蓓，罗道尔夫（穿黑色服装，神色严肃，帽上插了一根羽毛），霍莫台依（仍旧睡着）。

蒂丝蓓

啊！是罗道尔夫！是他！来吧，我爱你！（转向安琪罗下场处）不，你这个愚蠢的暴君！他不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情人，来吧，罗道尔夫，我心目中的勇敢战士，伟大而被剥夺了人权的流放者，我那宽宏大量的人，你好好地看我一眼吧，你多么漂亮！我爱你！

罗道尔夫

蒂丝蓓……

蒂丝蓓

你为什么要来帕多瓦呢？你看，现在我们是掉进了陷阱，现在我们不能脱身了。以你目前的处境，到哪里都只好冒充做我的兄弟。刚才这位长官爱上了你可怜的蒂丝蓓。他抓住了我们，不肯把我们放走。我一直吓得发抖，怕他会发现你的真面目。啊！真是折磨死人啦！哦，没关系，这个暴君不要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相信吗，罗道尔夫？可是我也不愿意你担心这件事，首先，我要你吃我的醋。

罗道尔夫

你真是一个高贵而可爱的女人。

蒂丝蓓

噢！可是我是妒忌你的，你看！是妒忌你的。安琪罗·马利比埃利这个威尼斯人，刚才也在这里和我谈嫉妒呢。这个人他自以为是在妒忌，可是这中间还混杂有许多其它的东西。啊！您这位大人，一个人生了嫉妒心就不把威尼斯看

在眼里，也看不到十人议事会，看不到密探、间谍，甚至看不到奥发诺江；他眼前只存在一样东西，这就是他的妒忌心。罗道尔夫，我不能看见你和别的女人讲话，一看到你和她们交谈，我就感到痛苦。她们有什么权力跟你讲话呢？噢，这是我的情敌呀，你永远不要给我带来一个情敌，我会把她杀死的。你看，我爱你！你是我唯一爱着的男子。我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很苦的，现在才辉煌灿烂。你是我的光明天使，你的爱情好比阳光照耀在我身上。别的人使我的心死了，为什么我没有在十年前就遇到你呢？我觉得我那早已死了的心又活了。我们能够单独地在一起生活一个时期，谈谈心，这该是多么愉快啊！我们到帕多瓦来真是发了疯！我们是在这样严酷的束缚之下生活着，我的罗道尔夫！是的，当真是这样！你是我的情人！啊，亲哥哥！你看，和你自由自在地讲话，我真高兴得发狂了；你看，我真是疯了！你爱我吗？

罗道尔夫
蒂丝蓓

我怎能不爱您呢，蒂丝蓓？
如果你再对我说“您”，我就要生气了。噢！天啊！我总得到客人面前去露露面。告诉我，有一段时间里，我觉得你一脸愁容，你总不会在发愁吧？

罗道尔夫
蒂丝蓓
罗道尔夫

没有，蒂丝蓓。
你生病了吧？
没有，蒂丝蓓。

蒂丝蓓 你没有在吃醋吗？

罗道尔夫 没有。

蒂丝蓓 不，我要你妒忌。也许你并不爱我，来吧，不要发愁。说实在的，我总是在发抖。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这儿没有人知道你不是我的兄弟吧？

罗道尔夫 没有人知道，除去阿那弗斯笃。

蒂丝蓓 哦，你的朋友嘛，他当然啦！

（阿那弗斯笃·嘎雷奥伐上）

正巧他来了。我把你交给他管一会儿（笑）。阿那弗斯笃先生，请不要让他跟任何女人说话。

阿那弗斯笃 （微笑）放心吧，夫人。

（蒂丝蓓下）

第 三 场

罗道尔夫，阿那弗斯笃·嘎雷奥伐，霍莫台依（仍睡着）。

阿那弗斯笃 （望着走去的蒂丝蓓的背影）啊！可爱极了！罗道尔夫，你真走运，她爱你！

罗道尔夫 阿那弗斯笃，我并不幸运，因为我不爱她。

阿那弗斯笃 什么！你在说什么？

罗道尔夫 （看见霍莫台依）这个睡在那儿的人是谁？

阿那弗斯笃 不是什么别人，你知道，就是那个穷乐师。

罗道尔夫 啊，对了，是这个傻子。

阿那弗斯笃 你不爱蒂丝蓓！不可能吧？！你刚才对我说了什么？

罗道尔夫 啊！我对你讲过吗？把这话忘了吧。

阿那弗斯笃 蒂丝蓓，多可爱的女人呀！